

许多花

王国华

长寿花

农村没有送花的习惯。近在咫尺还是两个世界。有机会，我要送奶奶一束长寿花。

长寿花，茎粗而绿，叶厚而绿。单个的花朵非常小，堪比手指盖。花瓣层层叠叠，形似微缩版的牡丹或月季。花朵一个挨一个，或三五成群，或七八扎堆，凑成一朵大红花。

妻说，看到密密麻麻的它们，不由自主想到一个词：多子多孙。叫子孙满堂也成。

这两个词汇与“长寿花”还真有点联系。传统文化中，讲究“仁者寿”，同时有另一个词“寿则辱”。换算一下，令仁者受辱吗？肯定不对。有一个条件被忽略了。

有寿之仁，确与子孙有关。

已过百岁的奶奶，几年前还能自由活动，拎着竹编小篮子到村中大街赶集。卖菜人说，老人家，这是送给您的，不收钱，沾沾您的福气。奶奶说，你们挣钱不容易，得收下。众人赞叹，老太太仁义。

耄耋之年，孙男娣女，绕膝而坐，形成了一个气场，让外人望而生敬畏羡慕之心。亲人的尊重予老人无限尊严。功利一点点，子孙之势，亦为一气场。若失此氛围，一人上街，无人闻无人问，或是孤苦伶仃之一种，所谓寿则辱。

又或，喜清静者倒也乐得一人，一叶一菩提，谁解他人的幸福。且，多子多孙者，各怀心事，分崩离析，又是另一种辱。

我蹲在路边，看着那么多花朵，和和睦睦地凑在一起，一边替它们担心，一边为它们祈福。

刺桐

西乡大道是一条快速路，旁有辅道。再旁有人行道。人行道一侧，森森的树。我乃树盲，见树干与绿叶，全一个样。唯有花朵可以区别彼此。

三月，见几棵树上长出稀稀拉拉的花，红色。走近细瞅，是一串极像红辣椒的花瓣。摸一摸，手感略似橡皮，有点硬，富弹性。闻一闻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以手机拍照，回家翻看，红色润湿了整个画面。

刺桐树。我家周围只有这么几棵，总是稀稀拉拉的花。普通如我者，实际生活半径不过周围一两公里。久而久之形成定见：刺桐树寡言，花少，如话少的人。

某一天，陪外地朋友去观潮。在海边一宾馆附近见到硕大一棵刺桐树。满树的红啊，远望像是被泼了红漆。红辣椒的轰鸣声中，每个辣椒都泯灭了自己。其时，小雨淅淅沥沥。不由担心，从树上滴下来的雨也被染红。朋友在海滩上奔跑，跳跃。我站在那棵树下，仰望着，仰望着，情绪无来由地高涨，再仰望下去，身体没准儿会爆炸。

第二天，鬼使神差般去人行道

旁寻旧踪。还是稀稀拉拉的那几串红，仿佛高潮之后的轻微喘息。虚闭着眼。仿佛知道我昨天看穿了它。

老一些的花瓣儿，单个的红辣椒，像是被刀片刮掉了红漆，露出沧桑的白。

不知刺桐花辣不辣，有尝过的朋友，可悄悄告诉我。

黄鹌菜

黄鹌菜，我在流塘公园路边发现的。雨后初晴，地面潮湿。蝉声四起。前后左右，茂密的树木绿葱葱。

它孤零零地站在缓坡上，底座是几个舒展的叶片，一根细长的茎，高不盈尺，支起两根更细的枝条，呈Y型。一支上面，四朵小花已绽开，黄色，伞状，楚楚可怜。另一支上面的，含苞待放，摇摇晃晃，一直在和风闲聊。它最知道风的想法，属掏心掏肺的那种。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？见到孤独的事物就忍不住问一下。黄鹌菜自然默不作声。天地之阔，容身而已。树再高，亦天下九牛之一毛。黄鹌菜富含粗蛋白、粗脂肪，还能治感冒，在贫困年代足可以救命。这也是一种大。

想闻闻气味，但它太矮了。我手掘泥地，趴下去，用鼻子凑近它。一股淡淡的蒿草味儿，细若游丝。跑步的人穿着短裤，低头看看我，呼哧带喘地一掠而过。我拍打手上的泥，蹲在那里不肯走。蚊子在我腿上叮了一个又一个包。

下次经过此处，我们就是老朋友了。如果它还活着。

炮仗竹

别被炮仗竹的“竹”字迷惑，其实它更像草。花坛上垂下一丛丛细长的茎，半米至一米，长短不等。上结小红花，亦细长。幼时，村中小卖店把整挂鞭炮拆开卖。最小的一种，一分钱三个，红色，比火柴棍略粗，偶在手中爆炸，吓一跳而已，不会造成重大伤害。小红花极像那种小鞭炮。一根草茎上一朵花，排列在一起，恰如一挂鞭炮。

天下万物，一物之相貌，与另一物相似，不会毫无来由。定是冥冥之中有谁做了暗示，万物遵从。

还是幼时，邻居家一只狗喜学驴叫。早晨的驴子先闷闷做情绪酝酿，再抬起头，仰天长叹，啊，额哼，额哼，啊。狗也仰天长叹，啊，额哼，额哼，啊。总学不像，态度却认真。主人深恶痛绝，每每听到，气得拿砖头砸它。

殊不知，动物和动物，植物和植物，动植物以及山海星空之间，互有所感，进而如影随形，声情并茂，并不意外。只是将这样一种小巧的花描述为炮仗，虽形象，观者也连说“像”、“很像”，却缺了必要的诗意。且，炮仗与这种植物谁先谁后，不得而知。炮仗竹也许更像另一种事物，而那种事物我们完全没见过。



山川一色 李昊天 摄

月亮出来了

吴小亚

清晨六点，我被手机铃声闹醒。

这是我乡下老家的邻居打来的电话。她说：“我家小宝一大早就想起阿姨你，非要我给你打个电话不可。”

我甚是欣喜。年届不惑，被一个孩子惦念，我感到了一种幸福。

回老家陪孩子的爷爷、奶奶过中秋。吃完晚饭就坐在屋外草地上和他们聊天。山下的邻居见我回来也带着她家孩子赶过来。

邻居家小宝是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，今年四岁，上幼儿园中班。几个人家长里短的聊着，孩子一个劲儿地问：“妈妈，幼儿园老师说，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，为什么还没出来？”

邻居说一会就出来。

过了一会，孩子又问为什么还不出来。

邻居说被山挡住了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孩子继续问。邻居把孩子一推搡，生气地说：“你烦不烦，我哪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来？”

孩子委屈地看着妈妈，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像是小星星在闪烁。

我拉过孩子，抱进怀里说：“你想知道为什么月亮还没出来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我说：“今天是中秋节，大家都想看月亮是不是？”

他嗯了一声。

“所以啊，今晚月亮很忙，它也就走得很慢。”我指着东边的山梁说：“它看完山那边的人，就过来看我们了。”

孩子乖巧地点头，坐在我身边的凳子上。大人们继续聊着，孩子安静坐着，再也没有吵闹。

过了一会儿，山梁上浮现出一点亮光。孩子拉了拉我的衣服说：“阿姨，你看。”他从凳子上站起来，眼睛一眨不眨的，好像有一种仪式感。

淡淡的光越来越亮，大人们不再说话，一起静静等待着。

月亮终于从山梁上探出了头。孩子拍着小手欢呼：“月亮来

看我们喽！月亮来看我们喽！”

孩子说：“阿姨，我们走近一点看月亮好不好？明天白天我就看不到它了！”

我说：“不管我们走得多么近，都到不了它跟前。白天看不到没关系，晚上看。月亮上的是晚班，太阳上的是日班，太阳下班月亮就上班了。”

孩子好奇地问：“下雨天月亮是不是上班呀？”

我说：“因为月亮一淋雨就不漂亮了，所以它在家里休息。今晚没下雨，你看它多漂亮！”

孩子突然说：“就像阿姨一样漂亮！”

他的妈妈不禁笑着说：“这孩子平时就是话少，没想到还挺会说话。”

孩子看着妈妈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阿姨就是和月亮一样漂亮！”

时间到了八点，我要回城里了。孩子拽着我的衣服说：“阿姨，你到我家去住吧，我把我的小床给你睡，我和妹妹睡妈妈的大床。”

我疑惑地望着邻居。邻居笑着说：“他从出生就喜欢抱着小枕头睡，一直管小枕头叫妹妹。”

看着我没有留下的意思，他说：“要不我把妹妹给你，你抱着它睡。”

此时，我竟然有些感动。

邻居拉回孩子，对我说：“别理他，山路不好走，你们早点走吧。”

我和家人道别，打开车门，孩子跑到车旁，扬着小脸，说：“阿姨，你一定要过来找我玩。”

我微笑着点点头，启动车子，向他们挥手。

孩子大声地朝着我喊：“阿姨，我会想你的，我会天天都想你的。”

我看到他童眸里的小星星又开始闪烁，晶晶亮亮的，比今晚的月亮还莹洁。

山路上虫鸣四起，衬托着山区的寂静，郁郁的树木遮挡着月光，狭窄的小路微茫，我却觉得前路光明坦荡，因为在我的心里住着一个明晃晃的月亮。